

胶州地区史前至秦汉时期聚落形态 与人口变迁

王政良 方辉 龙啸 加里·费曼 琳达·尼古拉斯

关键词：胶州地区 区域系统调查 史前至秦汉时期 宏观聚落形态 人口分布

KEYWORDS: Jiaozhou Region Regional Systematic Survey Prehistoric through Qin and Han Periods Macro-Settlement Patter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BSTRACT: Research on settlement patterns based on regional systematic survey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exploring regional social evolution and demographic change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Based on recent systematic survey data from the Jiaozhou region in Shandong, this paper conduct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reas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over three millennia. Survey results indicate fluctuations in 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broadly divisible into three stages: growth, decline, and rapid increase. Socio-political factors gradually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rise and fall of local cent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society; the eastern expansion of Zhou and Qi influence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periods led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Jiaozhou'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with the unification of the Qin-Han empire, under stable social conditions and an effectiv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regions social development reached a new peak. This study also demonstrates that historical documents can provide crucial evidence for explaining 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 change, representing a major advantage for conducting macro-settlement pattern research in China.

一、研究缘起

本文研究的胶州地区位于山东半岛，主要包括胶河、墨水河、洋河、巨洋河流域，行政区划上大部分属于今胶州市，也包括黄岛区、高密市的一小部分，故以“胶州地区”称之。考古学上

的聚落形态研究又称聚落考古，指的是以古代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演变所反映社会形态发展轨迹的一种理论和方法^[1]。张光直认为，聚落考古就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做考古资料的研究^[2]。聚落考古就其研究对象的

作者：王政良，济南市，250100，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方辉，济南市，250100，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龙啸，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加里·费曼（Gary M. Feinman）、琳达·尼古拉斯（Linda M. Nicholas），美国芝加哥，60605，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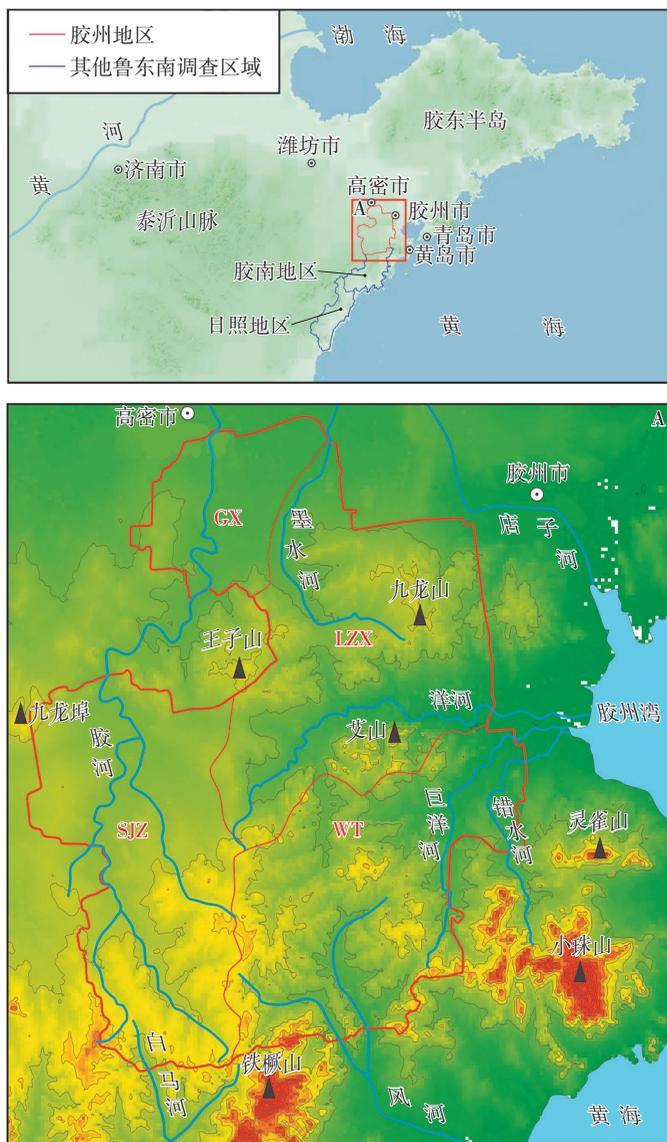
空间尺度而言，可以分为微观聚落形态和宏观聚落形态，前者专注于聚落单位内部功能分区，后者则主要在区域层面上探讨聚落间的关系^[3]。通过区域系统调查来研究区域宏观聚落形态，是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自20世纪40年代戈登·威利（Gordon R. Willey）在秘鲁维鲁河谷的开创性研究以来^[4]，该方法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丰硕的成果^[5]。

人口是聚落形态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人口分布模式的转变常反映区域内外政治经济条件的转变^[6]。在探讨社会复杂化以及早期城市、国家形成等关键问题时，人口始终作为重要因素被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7]。周南等学者认为，超越自治型地方性社群的政治一体化最早体现在人口尺度上^[8]。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同区域间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与人口迁徙密切相关，如庙底沟文化的北进和西扩，大汶口文化的西进，良渚文化的北上等，共同促成了最初的中国文化圈的形成^[9]，而以二里头、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期城市的形成过程通常也伴随着人口的汇聚和迁徙，且多与政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10]。

西方学者曾提出“人类生态学”“中心位置论”以及“中心-边缘模型”等诸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聚落形态和人口的分布与变迁^[11]，这些理论在取得一些研究进展的同时也受到一定质疑，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实证。张光直曾经指出：“在中国的情况下，从考古学看聚落形态的变化更可以和历史地理学的许多宝贵资料综合起来研究，可

是，其潜在价值还很少加以利用”^[12]。因此，相比于西方聚落研究更侧重于理论模型和民族志类比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尤其是丰富的历史地理文献是在国内开展聚落形态研究的优势所在。鲁东南区域系统调查伊始便将两周、秦汉时期遗存纳入调查采集范围，并作为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在对秦汉时期琅琊台遗址的分析中，研究者将该遗址形成过程与秦始皇统一之后琅琊郡的设立，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联系起来，反映了国家统治者对于边缘区域的整合和管理^[13]。该研究充分印证了历史文献可为理解区域社会变迁提供重要线索。

本项研究将关注经过系统考古调查的胶河流域中上游及周边地区，该区域调查的主要发现已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予以公布^[14]。《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中对日照和胶南地区的聚落形态和历史演化有较为详细的讨论^[15]。随着调查范围不断北扩，跨过战国时期齐长城进入胶河流域，研究者们进一步指出，龙山文化时期之后，沿海地区南北区域之间出现了延续上千年的低密度区，可能存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缓冲区或边缘地带^[16]。此外，龙啸等还根据胶河流域发现的汉代大型聚落对秦汉时期县级行政中心的地望进行了考证^[17]。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通过聚落形态分析初步理清胶州地区聚落形态和人口的演化过程，然后结合文献资料及相关考古材料，对胶州地区长时段社会政治演化过程进行考察。本文的研究区域按地理单元划分成四个亚区：胶河中游平原（GX）、洋河、墨水



图一 胶州地区位置及区域划分示意图

本文所使用带等高线地形渲染图由Arcmap10.2绘制，DEM高程数据取自天地图影像，坐标系为WGS84坐标系Web墨卡托投影，河流、海岸线、区域边界以及各时期聚落图由Linda,N.M.原图改绘。亚区字母编号根据区内秦汉大型聚落首字母缩写命名。

河流域（LZX）、巨洋河流域和南部丘陵地带（WT）、胶河上游谷地（SJZ）（图一）。

二、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地理环境

本文研究区域南以连绵起伏的胶州

南部低山丘陵带为界，北达胶莱平原西南部，东至胶州湾西岸，西至胶河流域，总覆盖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占到鲁东南调查区域的三分之一。调查区北部属于胶莱平原南部，整体海拔在50米以下，南部为起伏的低山丘陵区，海拔超过200米的山地主要分布在小珠山地区和铁橛山一带。南部山区是胶河、洋河、巨洋河、白马河等主要河流的发源地，除了白马河南流外，其余均北流或东北流。

（二）区域系统调查

区域系统调查是研究特定区域内古代人口及其变化重要且有效的手段，也是长时段区域研究的基础。本区域调查方法是鲁东南区域系统调查的延续，采用的是全覆盖式地表踏查方法^[18]。调查时间一般选择在11—12月份秋收之后地表能见度较高的时段。调查队员人数一般为5—7人，间隔30—50米同步行进，同时观察路线两侧地表遗物。中间队员持调查区1：5000或1：10000地形图，发现地表遗物或者诸如文化层、墓葬封土等遗存后在地图上标识出具体位置，地表遗物按照

100米原则进行采集，即半径100米以内的遗物将会被作为一个采集区进行系统采集，超过100米间隔则会再设置一个采集区，采集区设置的最小值是1件年代明确的陶片。进入室内整理后，再对每个采集区内的陶片进行年代判断。在此基础上于1：5000地形图上确定不同时代聚

落的分布范围，从而计算出聚落规模。通常情况下，同一时期相距100米之内的采集区被视作同一个聚落的组成部分，而超过100米则会被当作两个聚落。但在两种情况下会突破这一原则，一种是若干采集区之间存在村庄、工厂、道路、河流等无法进行调查的区域；另一种是大型聚落的边缘地区，采集区较为稀疏但仍呈现出连续分布的形态，这种情况下超过100米的采集区仍会被划在一个聚落之内。最后，聚落的规模将依据采集区整合后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将不同时代的聚落信息进行排列，从而观察聚落分布的历时性变化。

胶州地区调查共确定988个各时期的聚落，时代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延续到秦汉时期，跨度超过3000年，具体分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公元前3000—2600年）、龙山文化早期（公元前2600—2400年）、龙山文化中期（公元前2400—1900年）、岳石文化时期（公元前1900—1500年）、西周时期（公元前1045—771年）、东周时期（公元前770—221年）和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附表一）。由于该区域仅发现非常少量的岳石文化时期遗物，很难讨论其聚落形态和人口问题，因此本文暂仅讨论其他六个时期。

（三）区域人口估算和聚落等级

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房屋数量和面积大致估算出特定时期某一定居点的人口数量^[19]，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讨论区域人口问题。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在区域系统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聚落规模的总面积，结合考古遗址内房屋数量或当代民族志研究的相关认识推测

聚落人口密度，最终估算出特定时期内区域人口的大致规模。此外，周南等学者还曾考虑地表遗物密度与人口密度之间的关系^[20]。但就鲁东南地区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活动加上当代生产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扰动，地表遗物密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人口密度并不确定，因此这一因素暂不考虑。需要说明的是，人口估算并不是为了获得每个聚落的确切人口数量（实际上也不现实），而是提供一种用于比较不同时期、区域人口模式变化的工具。此前研究根据鲁东南沿海地区当代村庄面积和人口估算获得的聚落人口密度为50—72人/万平方米^[21]，其可信度在秦汉琅琊台遗址人口研究中得到验证^[22]。本文通过考察20世纪60年代胶州市范围内的人口与聚落（包括城区和乡镇）情况，以此为参照估算胶州地区大规模城镇化之前的聚落人口密度。

首先，我们应用科罗娜卫星拍摄的20世纪60年代胶州市的卫星影像^[23]，经过地理信息系统（Arcgis）软件校正后测算出聚落总面积为7288.5万平方米，其中胶州城区占地631.8万平方米，乡镇村落占地6656.7万平方米。然后，根据《胶州市志》记录的胶州市人口统计数据，1960—1970年人口数量为487586—584219人^[24]，由此计算出胶州地区聚落人口密度为67—80人/万平方米。同时，我们也考虑胶州城区和其余乡镇聚落人口密度的差异，根据统计数据，1964年胶州城的人口为38057人，聚落人口密度为60人/万平米，乡镇人口为464788人，聚落人口密度为70人/万平方米，胶州城密度较低的原因可能是包含了大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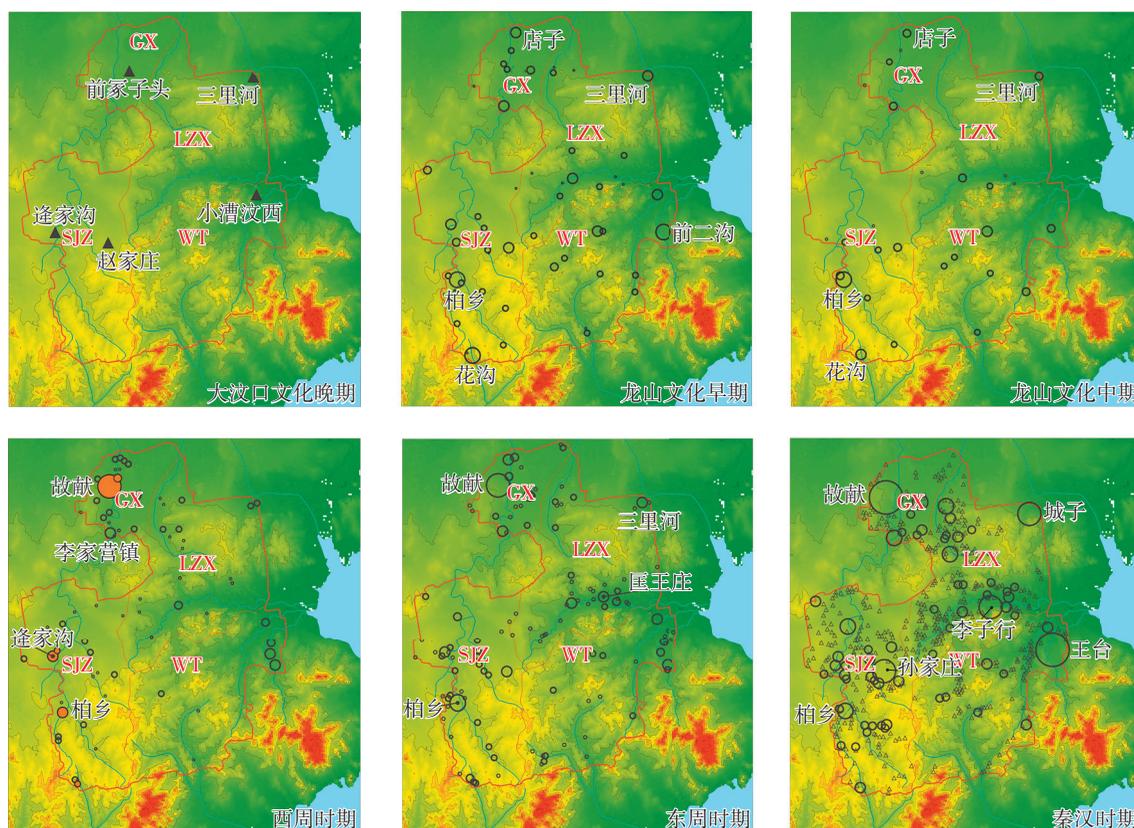
工厂、车站等非居住用地，如果排除这些占地，应该与乡镇密度相差不大。因此，本文将以67—80人/万平方米作为估算胶州地区各时期人口密度的数值。

考古学家需要用推理的方法把考古材料中可读的信息表达出来^[25]，这就需要引入社会科学常用的统计方法。在探讨早期国家和复杂社会形成过程中，聚落规模-等级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26]。聚落规模的增减与人口的增长、衰减和迁徙有关，而中心聚落的兴衰往往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变^[27]。聚落等级的判断通常基于单个聚落的规模，同时也要考虑一些关键性的遗迹和遗物。需要指出的是，聚落等级与实际的行政体系或是其他社会结构体系并不能

对应，研究者通过划分聚落等级主要为了观察和比较区域内以及区域之间社会政治结构的复杂程度及差异^[28]。本文根据规模将聚落分为7个等级，其中 I* 级聚落仅出现在秦汉时期，其他时期分为6级（表一）。各时期聚落形态如图二。

表一 本文所使用的聚落规模与等级对应表

聚落规模（万平方米）	聚落等级
超过1000（秦汉时期）	I*
100—1000	I
30—99.99	II
10—29.99	III
5—9.99	IV
1—4.99	V
1以下	VI



图例 ——— 胶州地区范围线 ▲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 ●珍珠门文化遗存分布点 △ V—VI级聚落（秦汉）
 ○ I*级聚落（秦汉） ○ I级聚落 ○ II级聚落 ○ III级聚落 ○ IV级聚落 ○ V级聚落 ○ VI级聚落

图二 胶州地区各时期聚落分布图

三、长时段视角下的聚落形态演变与人口变迁

(一) 区域中心的形成与人口扩张

胶州地区最早的定居生活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调查共发现了4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分别是胶州三里河、逢家沟、黄岛小漕汶西遗址和高密前冢子头遗址。三里河遗址面积在6万平方米左右，其余3处遗址面积均在1万平方米以下。此外，赵家庄遗址也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遗物^[29]。从遗址数量和规模推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区域人口规模不会超过1000人（附表二）。

龙山文化早期出现了鲁东南沿海地区的第一次聚落和人口增长过程^[30]，胶州地区这一时期聚落数量达到53处，人口总量为3.6—3.9万。新增人口并非平均分布，胶河上游谷地聚落有21个，明显多于其他三个亚区，该区域中心柏乡遗址规模超过1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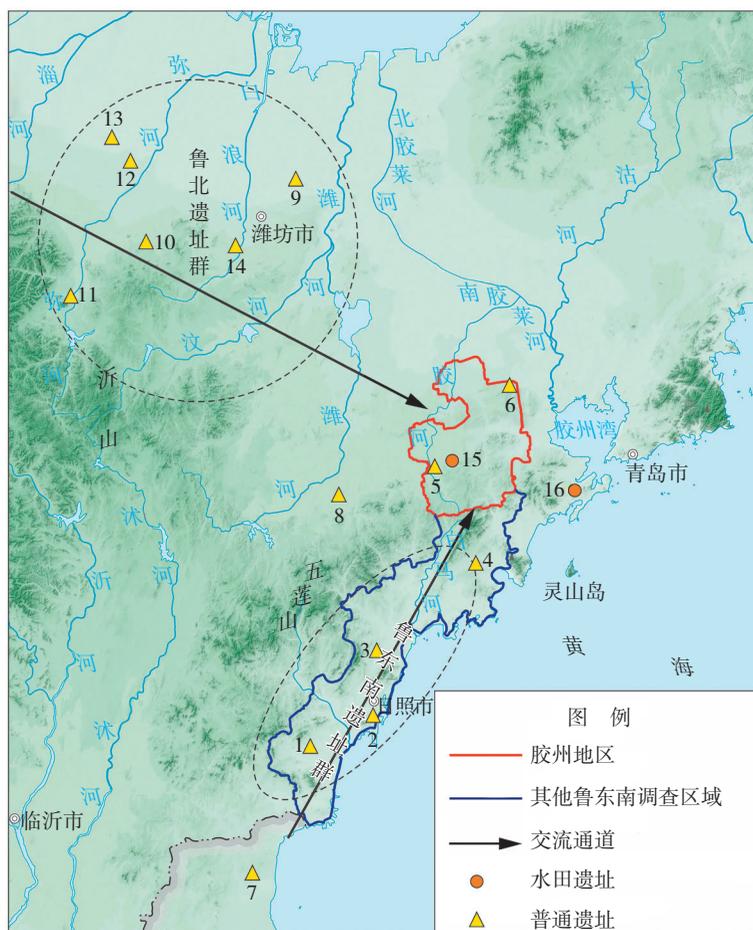
龙山文化早期的人口增长反映的不仅是农业社会人口的自然增长。考吉尔（Cowgill）利用来自欧洲、西亚和中美洲地区前工业化时期的数据，认为在跨越1000年或更久的时间尺度上，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0.2%是常见的^[31]。当然，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要高一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略低于0.5%，墨西哥为0.39—0.59%^[32]。周南和皮特森在对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长时段的人口考察中发现自然增长率也只有0.1—0.25%^[33]。研究表明，在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0.3—0.7%之间，超过0.6—0.7%就应当考虑非自然要素的影响，通常意味着存在外来移民^[34]。

鲁东南沿海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人口增长率达到1.37%^[35]，而本文研究的胶州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也有0.96%^[36]（约每70年翻一倍，见附表二），明显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的范围，表明存在一定规模的外来人口。

从地理上看，南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可能是胶州地区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日照地区遗址密集，且存在河头、两城镇、尧王城等人口中心，人口存在向北方扩散的可能性，而胶州地区人口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似乎也暗示着人口的扩散方向。另外，研究表明，海岱地区稻作传播的方向大致是由南向北^[37]，位于胶河上游的赵家庄遗址发现了水田遗迹^[38]，在相距不远的黄岛台头遗址也发现了疑似水田的遗迹^[39]，稻作技术的传播应该与人口迁徙紧密相关。胶州地区以西的鲁北山前平原包括潍河、白浪河、弥河等流域，该区域龙山文化遗址不仅密集，且多大型遗址或区域中心（图三），表明社会发展程度更高，加之鲁北山前平原带东西向交通发达，因此胶州地区的人口增长应同样受到西部内陆的辐射和影响。

(二) 区域中心的衰落与人口缩减

龙山文化中期整个沿海地区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聚落数量的减少，该现象在胶州地区尤为明显，聚落数量从53个降到了29个，人口衰减幅度超过了60%（见附表二）。人口衰减伴随着大型聚落规模的收缩，如胶南沿海盆地的中心聚落河头遗址，从3平方公里急剧缩减至0.5平方公里；柏乡遗址虽仍是胶州地区最大的聚落，但规模缩减为龙山文化早



图三 胶州地区及周边主要龙山文化遗址与交流通道

1.尧王城 2.东海峪 3.两城镇 4.河头 5.柏乡 6.三里河 7.庙台子 8.呈子 9.狮子行 10.邹家庄 11.西朱封 12.边线王 13.凤凰台 14.姚官庄 15.赵家庄 16.台头（底图为山东省标准地图，审图号：鲁SG〔2021〕02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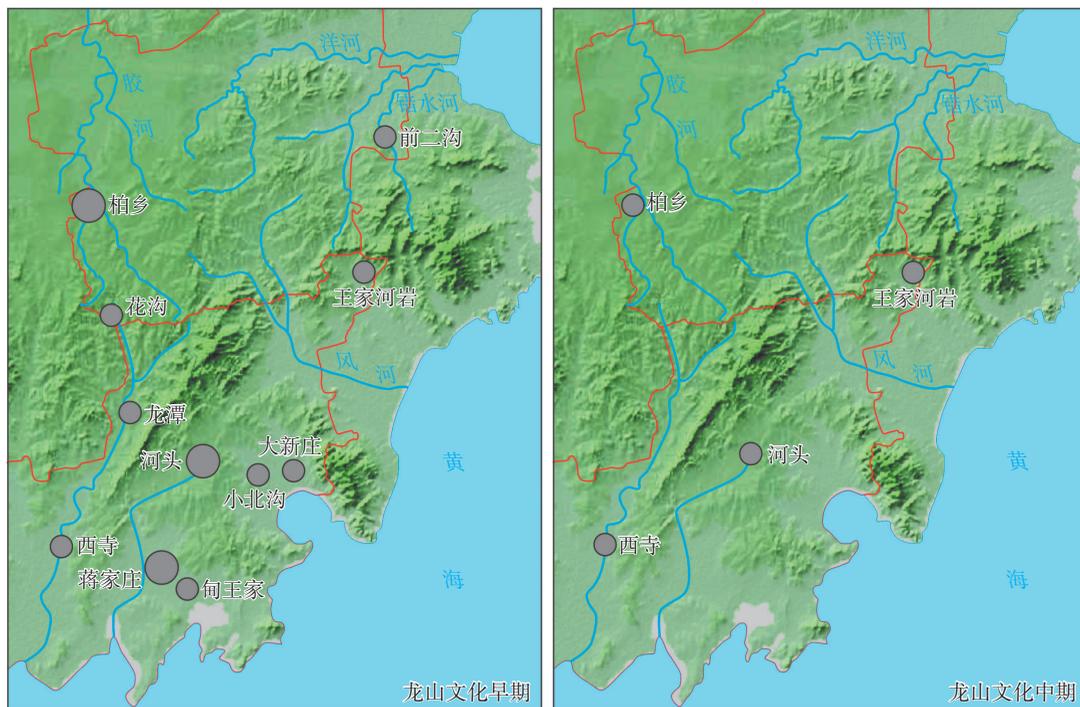
期的二分之一（60万平方米）。

区域人口衰减的原因应当从自然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去考虑。研究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的气候变冷事件对华北地区社会造成了较大范围的影响^[40]。气候变冷直接影响农作物生产，尤其是较高纬度的稻作农业，赵家庄遗址和台头遗址都没有延续到龙山文化晚期，或许暗示稻作农业系统在距今4000年前后已经崩溃。本文从区域聚落形态角度提出另一种可能性，龙山文化早期到中期最瞩目的变化是胶南地区以河头遗址为核心的聚落体系的“崩溃”：龙山文化早

期 I - II 等级聚落的数量多达11个，龙山文化中期只剩下4个，大型聚落之间的距离也相应增加，暗示社会联系的减弱（图四）。区域中心的衰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各次级中心的衰退，进而引发区域经济的长期衰退以及人口衰减和外迁。有研究发现山东东部遗址主要集中在龙山文化早、中期，而山东西部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主要为龙山文化晚期^[41]，由此推测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先民曾有过一次由东南向西北地区的迁移过程^[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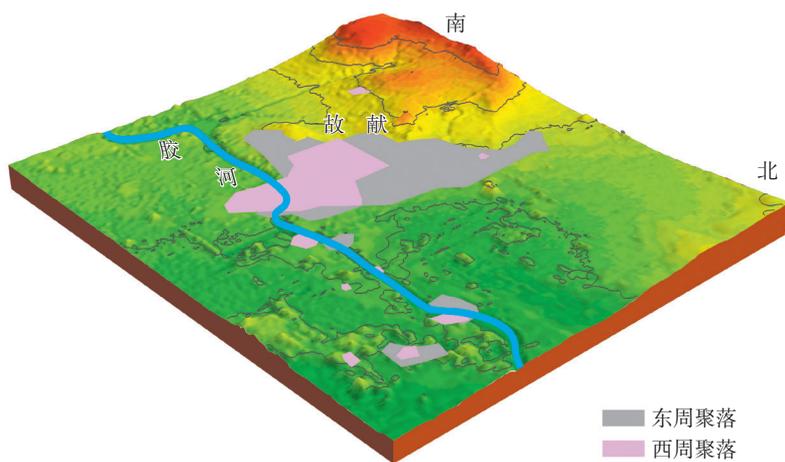
对历史时期的社会周期性演化的考察有助于理解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衰退过程。公元9世纪以后，以开

封为中心的大运河沿线逐渐替代了长安、洛阳的政治经济地位，元代以降，南北两京又替代了开封的地位，政治经济中心的每次转移都导致原核心区长期的经济衰退（尤其是市场）和人口减少^[43]。我们推测，河头遗址政治体系的瓦解对胶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该区域直到东周时期才出现人口复苏的迹象，而随着这些龙山文化时期的区域中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政治中心在北部平原地区开始形成，并主导了该区域下一个周期的历史进程。



图例 — 调查区域边界 ● I级聚落 ● II级聚落

图四 胶南地区龙山文化中期政治体系演变示意图



图五 两周时期故献地区聚落分布示意图

人口急剧增长的北部平原地区相反，胶河上游谷地则延续了龙山文化中期以来的衰落，该区域在西周时期聚落数量虽然增长，但人口密度继续降低至10人/平方公里（见附表二），龙山文化时期的区域中心柏乡遗址规模继续缩减至11.48万平方米，逐渐失去

区域中心的地位。

（三）新中心的出现与政治扩张

从整个沿海地区看，西周时期最为显著的变化在于新区域中心的兴起。胶州地区西周时期聚落数量增加了47处，最值得关注的是胶河中游故献遗址的出现，该遗址位于丘陵与河谷之间的过渡地带，规模达到169.82万平方米，是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44]（图五）。与

胶河谷地的逢家沟遗址是新兴的较大聚落（调查面积达11万平方米），其北边不远的西皇姑菴遗址（又称西菴遗址）早年发现有西周早期的车马坑和墓葬^[45]，虽然其陶器随葬品表现出一定的土著文化因素，但青铜礼器、兵器和驷马战车等显然是周文化遗存，应

当与西周王朝的东扩密切相关^[46]。文献记载太公初封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47]。莱是东夷旧族，晚商时期已经存在，周人势力的征伐引起了土著莱夷的抵抗，才有“与太公争国”的记载。

从考古学文化看，胶东地区晚商至西周时期为珍珠门文化分布区域，其陶器以夹砂、夹云母素面红褐陶为主，典型器物有鬲、甗、圈足碗、钵等，与商周文化绳纹灰陶器物群有明显不同，通常认为是本地夷人文化的代表^[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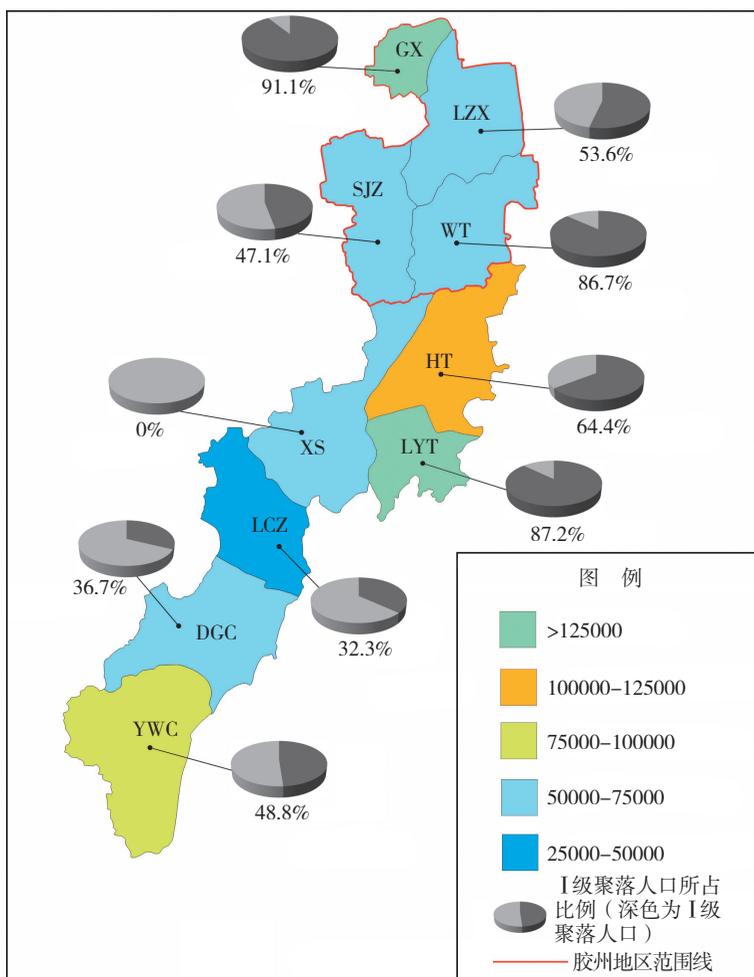
目前对珍珠门文化分布范围、年代框架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从胶州地区调查情况，以及西皇姑庵遗址、青岛古城顶遗址^[49]的发掘来看，珍珠门文化风格的陶器常与典型西周陶器共存，其年代下限已进入西周时期。调查发现，珍珠门文化陶器虽然空间分布较为广泛，但在黄岛王家庄^[50]、高密城律^[51]这类等级较低的村落社会中占比更大，而在故献、逢家沟等区域中心则是以典型周文化陶器为主，这似乎表明胶东地区西周时期存在过城（国）乡（野）二元对立的局面^[52]，值得深入研究。

（四）政治扩张与边界的形成

东周时期，随着齐

国政治军事势力的扩张，区域间的联系显著增强，鲁东南沿海地区迎来了继龙山文化早期以后的第二次人口增长阶段（见附表二）。

1.人口恢复 胶州地区基本延续了西周时期的人口分布格局，北部平原依然是人口重心，故献遗址继续沿山麓向西扩张，规模达到476万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故献遗址周边聚落数量明显下降，小型聚落逐渐合并成为更大的聚落（图六）。柏乡遗址再次成为胶河上游的区域中心，规模达到85万平方米，此



图六 鲁东南沿海地区秦汉时期人口中心化程度
 GX: 胶河中游 LZX: 洋河流域 SJZ: 胶河上游 WT: 巨洋河流域
 HT: 龙湾地区 LYT: 琅琊台地区 XS: 吉利河、白马河流域
 LCZ: 潮河流域 DGC: 傅疃河流域 YWC: 巨峰河流域

前长期沉寂的洋河谷地和胶州湾沿岸都新出现规模接近30万平方米的遗址，如匡王庄遗址和三里河遗址，两遗址西距故献遗址均在20公里左右，可能是隶属于故献的次级中心或重要据点。

2. 齐国东扩的地理空间 据文献记载，齐国于公元前6世纪灭莱国^[53]，并将领土延伸到了胶州湾北岸的大沽河（古称姑水）流域，即晏子所谓“姑尤以西”^[54]的区域。从地理位置上看，故献遗址恰好处在临淄通往胶东半岛的通道上，向南沿胶河可上溯至齐长城，在齐国扩张过程中应起到一定作用，也很可能与文献中提及的“晏平仲之邑”有关^[55]。齐国灭莱之后，“遂伐莒，侵介根”^[56]。介根即汉代的计斤县，地在今胶州城子村至三里河一带，控制该地意味着齐国自此获取了胶州湾鱼盐资源的控制权，而齐国对于胶州湾的经营促进了该区域社会的层级分化和人口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胶河流域有大量聚落兴起，胶河以东不足10公里的墨水河流域却仅有少量小型聚落分布。墨水河古称张奴水，《水经注·胶水》载：“（张奴）水发夷安县东南埠下，西北流历胶阳县注于胶”^[57]；同时还描述了胶水一带的地理环境：“胶水之左为泽渚，东北百许里，谓之夷安潭，潭周四十里，亦潍水枝津之所注也”^[58]。表明该区域河流密布，水系发达，人群只能选择小洲居住（《尔雅·释水》：“小洲曰渚”^[59]）。我们推测，胶河以东至墨水河一带虽然不适宜居住和农耕，但水草丰美，比较适宜发展畜牧业。《左传·襄公二年》：“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

乃还”^[60]，《禹贡》中“莱夷为牧”等记载均可作为莱地畜牧业发达之佐证。胶河上游的汉代祿国遗址又被称为“牧马城”，其名源于明代在此豢养军马，表明该区域在晚期仍是重要的畜牧区。

（五）政治统一与区域整合

1. 人口繁荣与政治移民 秦汉时期，胶州地区人口达到39.5—42.7万，较东周时期增长了5倍，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36%（见附表二）。当然，该数值中和了秦末汉初战乱造成的人口下降^[61]，实际上单论西汉时期人口增长率要高于该值，葛剑雄根据西汉初年到公元2年的户数统计进行计算，整个西汉时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在0.6—0.7%，个别时段超过1.2%^[62]，因此短期的波动并不能改变秦汉时期人口增长的总体局势。

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同区域的人口年增长速率有明显差别，增长最快的巨洋河—错水河地区达到了0.58%，洋河地区为0.47%，胶河上游地区为0.34%，人口密度最高的胶河中游地区反而只有0.28%。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对人口总量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战国以降，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以及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的发展^[63]。而在河流下游地区围堰造田，亦可大幅提高作物产量，文献载汉代阻断潍水来灌溉稻田：“（高密）县南十里，蓄以为塘，方二十余里，古所谓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顷许”^[64]。

同时，秦汉时期人口迁徙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65]。为减轻中原腹地的人口压力，汉武帝曾将七十二万五千贫民迁往北部边疆，并提供粮食和衣物^[66]。

对于秦汉琅琊台遗址的分析表明，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是可信的^[67]。考虑到琅琊台所在区域的人口增长率为0.39%，较之巨洋河和洋河地区还要低，因此有理由相信胶州地区也存在一定规模的政治性移民。纵观整个鲁东南沿海地区，胶州地区明显比南部日照地区人口更向区域中心集中，人口中心化水平更高（见图六），由此可见中心聚落很可能是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通过政治移民，一方面缓解了内地人口压力，削弱了地方豪族的势力；另一方面开发了边缘地区的土地，在政治上把沿海地区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并通过建立新的行政中心把腹地的政治经济网络延伸到边缘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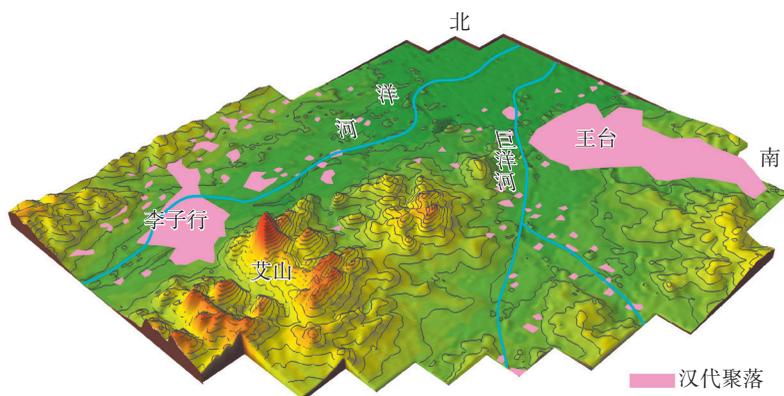
2. 区域互动与整合 秦汉时期聚落形态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两大区域中心的出现，即故献和王台。故献遗址在东周时期规模已经接近5平方公里，秦汉时

期则扩张到了20平方公里。王台遗址所在的巨洋河流域在两周时期人口密度还比较低，其突然兴起应当与人口迁徙有关（图七）。除故献和王台外，四个Ⅰ级聚落自东北向西南连成一线，分别为城子、李子行、孙家庄（又名牧马城）和柏乡，各中心间距在10—20公里不等，分布形态体现了中心聚落分布的行政原则：各区域的人口中心出现在地理中心，而不同的城市中心应当保持相当的距离^[68]；区域中心周围分布着若干次级、三级中心，可能是县之下的乡级行政中心（表二）。

如果把区域整合定义为区域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69]，那么秦汉时期的区域整合程度显然要高于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区域边界被打破，主要区域中心（县）以及次级、三级的行政中心通过交通网络连接成一个互动网络，各中心由于区位条件和规模的差异承担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功能，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的区域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四、聚落与人口的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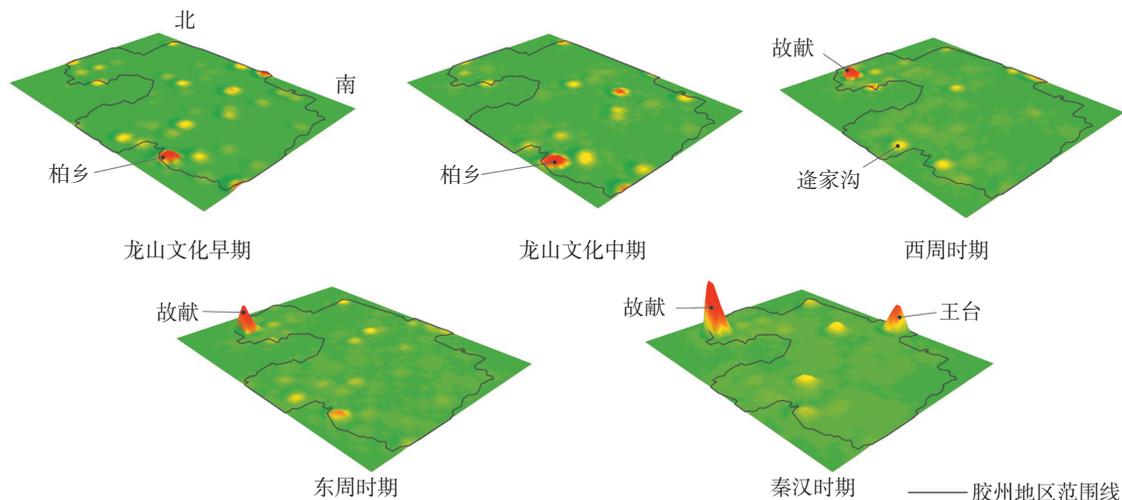
基于目前的年代框架和人口统计数据，可



图七 洋河、巨洋河流域汉代聚落分布示意图

表二 秦汉时期聚落与县（侯国）对应表^[70]

聚落	地理位置	可能对应的县（侯国）	规模（万平方米）
高密故献	胶河中游平原	夷安县	2002.2
胶州城子	店子河下游平原	计斤县	196.9
胶州李子行	洋河中游谷地	黔陬县	346
黄岛柏乡	胶河上游谷地	祝兹侯国	147.9
胶州孙家庄	胶河上游谷地	邾县	313.1
胶州王台	巨洋河、错水河下游平原	柜县	1000.2



图八 胶州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至秦汉时期人口热点地区示意图

将胶州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秦汉时期3000多年的聚落与人口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人口增长期

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是胶州地区第一个人口增长阶段，这一阶段见证了从最早的定居生活到最早的中心聚落（柏乡）的发展历程。接近1%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表明，在人口自然增长之外还存在人口迁入，南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平原地区均可能是移民的来源地。外来人群很快占据了适宜从事农业种植的生态区，并形成了第一批人口中心。

(二) 第二阶段：人口衰退期

龙山文化中期到西周时期，受到河头遗址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瓦解的影响，胶州地区也陷入了长期的人口衰退，导致以柏乡遗址为中心的政治体系的瓦解。由于这一阶段的年代框架比较粗疏，目前尚不清楚人口何时触底反弹，但北部平原地区很可能是人口最早恢复的区域，与西周初期来自西部平原地带的政治扩张密切相关。新的政治中心故献遗址的出现，标志着区域重心从

南部河谷转移到北部平原。然而，西周时期人口并未恢复到龙山文化时期的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分裂以及军事活动的频繁造成区域社会局势的不稳定。

(三) 第三阶段：人口剧增期

东周至秦汉时期是人口增长逐渐加快的阶段，该过程伴随着齐国政治军事的扩张和秦汉王朝对沿海地区的管理。虽然这一阶段可能出现过几次人口波动，但总体上，秦汉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重农政策促进了人口的自然增长，而通过向沿海地区政治性移民既可以缓解内地人口压力，又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区域经济通过主要的城市和交通线被整合到秦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网络当中，不同区域的发展趋于同步。故献遗址的核心地位被一个更为复杂的区域互动网络所取代，并形成了多中心模式（图八），人口向区域中心集中反映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五、结 语

本文通过对胶州地区从大汶口文

化晚期到秦汉时期长时段聚落形态、人口与政治演化过程的探讨，大致复原了该区域人口和政治演变过程。诚然，由于人口估算的误差、年代框架的粗略以及历史发展轨迹的不确定性，这种粗线条式的勾勒必定会遗漏诸多细节和要素，但在讨论具体历史过程之前，对区域社会发展有一个宏观的认识仍有其必要性。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认识。首先，从长时段看，胶州地区主要经历了三个聚落和人口发展阶段（增长期、衰退期和剧增期）。其次，影响人口和聚落分布形态变迁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政治因素，而随着历史演进，社会政治因素逐渐成为主导因素，齐国的地理扩张和秦汉王朝的边疆管理是影响东周至秦汉时期聚落与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最后，历史时期的聚落形态研究必须与文献相结合，文献的作用不仅在于具体城邑地望的考证，更重要的是为解读聚落形态及其变迁的原因提供重要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区域系统调查由于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聚落规模和人口估算都会存在误差。此外，影响区域人口增减和迁徙的原因非常复杂，对龙山文化中晚期人口骤减现象的探讨目前尚缺乏足够的实证性证据，需要依靠更多的考古工作积累资料，特别是涉及不同区域气候与环境、动植物资源利用、社会互动网络等方面变化的证据。

附记：本课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自主选题项目“胶河、大沽河流域考古

调查与聚落形态研究”的资助，课题负责人为方辉。

注 释

- [1] 严文明：《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赵春青、张松林主编：《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14页。
- [2]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2页。
- [3] 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文物》1997年第6期。
- [4] 戈登·威利著，陈淳等译：《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5] a.Sabloff, J. A. and Ashmore, W., “An Aspect of Archaeology’s Recent Past and Its Relevance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 Feinman, G. M. and Price, T. D., eds., *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 A Sourcebook*, New York: Springer, 2001, pp.11–32.
b.朔知：《中国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辨析》，《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
- [6] Feinman, G.M. and Nicholas, L.M., “Population, Scale, and Long-Term History,” *Origini XLII*, 2, 2018, pp.227–258.
- [7] Wright, H.T. and Johnson, G.A., “Population, Exchange, and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Southwestern Ir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7, 1975, pp.267–289.
- [8] 周南等著，李涛译：《考古学中的区域聚落人口》，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页。
- [9] 李新伟：《“华山玫瑰燕山龙”与“良渚琮璧海岱城”——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 [10] a.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b.孙卓：《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城市发展进程的比较》，《考古》2018年第6期。
- [11] Kowalewski, S. A., “Regional Settlement Pattern Stud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 Research*, 16(3), 2018, pp.225–285.
- [12]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90页。
- [13] a.Feinman, G.M. et al., “The Imprint of China’s First Emperor on the Distant Realm of Eastern Shandong”. *PNAS*, 107, 2010, pp.4851–4856.
- b.Fang, H. et al., “Imperial Expansion, Public Investment, and the Long Path of History: China’s First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Its Aftermath,” *PNAS*, 112, 2015, pp.9224–9229.
- [14] a.加里·费曼等:《长时段视角下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与政治变迁》,《南方文物》2023年第3期。
- b.Feinman, G.M. et al., “A local Perspective on China’s Initial Unification: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Southeastern Shando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27, 2021, 100294.
- [15] 方辉等:《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 [16] Gary M. Feinman, Linda M. Nicholas and Fanghui, “The Human Role in Constructing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Landscapes: A Caution Based on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Coastal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13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
- [17] 龙啸等:《秦汉黔陬县地望考》,《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20年第1期。
- [18] 同[15]。
- [19] Hassen, F.A. *Demographic Archae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1, p.199.
- [20]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2—72页。
- [21] 方辉等:《日照两城地区聚落考古:人口问题》,《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 [22] 同[13]a。
- [23] 科罗娜(Corona)影像下载地址为USGS网站<http://earthexplorer.usgs.gov>,胶州地区卫星影像编号为DS1108–2167DA114/115/116.
- [24] 胶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胶州市志》第三篇《人口》,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37—139页。
- [25] 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第10期。
- [26] Flannery, K., “Process and Agency in Early State Formation,”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9, 1999, pp.3–21.
- [27] Liu, L., “State Emergence in Early Chin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8, 2009, 217–232.
- [28] Kowalewski, S.A.,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ity in the Valley of Oaxac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 2008, 39–58.
- [29] 燕生东、兰玉富:《山东胶州赵家庄先秦聚落考古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28日,第1版。
- [30] 同[14]a。
- [31] Cowgill, G., “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Population Chang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7, 1975, pp.505–525.
- [32] 同[19]。
- [33] Drennan, R.D. and Peterson, C.E., “Centralized Communities, Population, and Social Complexity After Sedentarization,” in Bocquet–Appel. J.P. et al., eds. *The Neolith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8, pp.359–386.
- [34] 同[19]。
- [35] 同[14]a。
- [36] 人口年均增长率公式为 $P_n = P_{n-1} \cdot \log_e^t$, P_n 代表后一阶段的人口, P_{n-1} 表示前一阶段的人口, t 代表时间间隔, r 代表年均增长率。时间间隔的计算方式为各时期中点的差值,大汶口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早期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为300年,龙山文化早期与中期的时间间隔为200年,龙山文化中期与西周时期的1300年,西周与东周的时间间隔为300年,东周与秦汉的时间间隔为500年。
- [37] 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和扩散》,栾丰实、宫本一夫主编:

- 《海岱地区早期农业和人类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55页。
- [38] 靳桂云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4000年前稻田的植硅体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18期。
- [39]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台头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青岛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24页。
- [40] 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4 ka 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6期。
- [41] 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267页。
- [42] 方辉：《岳石文化衰退原因蠡测》，《文史哲》2003年第3期。
- [43] 施坚雅、新之：《中国历史的结构》，《史林》1986年第3期。原文为Skinner, G.W.,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4, No.2, 1985, pp.271-292.
- [44] 同[14]a。
- [45] 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胶县西菴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
- [46] 曹斌：《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动——兼论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东岳论丛》2016年第11期。
- [47] 《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2014年，第1793页。
- [48] 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6期。
- [49]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李沧区文物管理所：《李沧区古城顶遗址2010年度发掘简报》，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6—73页。
- [50] 鲁东南沿海地区中美联合考古队：《山东黄岛王家庄遗址调查及相关问题分析》，《东南文化》2017年第5期。
- [51] 同[14]a。
- [52] 方辉、王政良：《对山东半岛地区商周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李峰、施劲松主编：《张长寿、陈公柔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136—151页。
- [53] 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50、455、657页。
- [54] 孙彦民、周民、苗若素：《晏子春秋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9页。
- [55] 《史记》卷62《管晏列传》：“晏平仲，婴者，莱之夷潍人也”。正义云：“晏氏，《齐记》云齐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汉为夷安县，属高密”。应劭云：“故莱夷潍邑”。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2014年，第2597页。
- [56] 李梦生：《左传译注》，第791页。
- [57]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6《潍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34页。
- [58] 同[57]。
- [59]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7《释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 [60] 李梦生：《左传译注》，第635页。
- [61] 《汉书》卷24《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1127页。
- [62]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 [63]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2页。
- [64] 《水经注校证》卷26《潍水》，第632页。
- [65] 孙筱：《秦汉时期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4期。
- [66] 《汉书》卷6《武帝纪》，第178页。
- [67] 同[14]a。
- [68] Kowalewski, S.A., *It was Economy, Stupid*, In Lane F. Fargher, Verence Y. Heredia Espinoza, eds., *Alternative Pathways to Complexity*,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6, pp.15-39.
- [69] Kowalewski, S.A., “Boundaries, Scale, and Intern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 1983, pp.32-56.
- [70] 同[14]a。

附表一 胶州地区聚落统计表(按遗址首字母排序) (面积:平方米)

行政区	遗址名称	村镇	年代	分期	面积	等级
高密	AG-6	矮沟	周代	西周	3.46	V
高密	BJC-1	毕家村	汉		7.75	IV
高密	CL-4	城律	汉		5.08	V
高密	DC-2	大村	周代	西周	1.3	V
高密	DZ-4	店子	龙山文化	中期	9.92	IV
高密	DZ-4	店子	周代	西周	1.3	V
高密	DZ-4/DC-2	店子	龙山文化	中期	24.92	III
高密	DZ-4/DC-2	店子	周代	东周	9.11	IV
高密	GN-1	沟南	周代	西周	4.28	IV
高密	GN-1/SJZ-1	沟南	周代	东周	10.17	III
高密	GX-1	故献	汉		2002.19	I*
高密	GX-1	故献	周代	东周	476.95	I
高密	GX-1	故献	周代	西周	169.82	I
高密	GX-1	故献	龙山文化	早期	4.05	V
高密	GX-1	故献	龙山文化		1.91	V
高密	GX-2	故献	龙山文化	早期	3.58	V
高密	GX-2	故献	龙山文化	中期	3.04	V
高密	LJYZ-3	李家营镇	周代	东周	12.76	III
高密	LJYZ-3	李家营镇	龙山文化	中期	6.91	IV
高密	LJYZ-3/2/4	李家营镇	汉		34.61	II
高密	LJYZ-3/4	李家营镇	周代	西周	24.69	III
高密	LJYZ-3/4	李家营镇	龙山文化	早期	15	III
高密	LL-2	柳林	周代	西周	1.07	V
高密	LMZ-1	李茂庄	汉		62.56	II
高密	LMZ-1	李茂庄	周代	东周	11.42	III
高密	LMZ-1	李茂庄	龙山文化	早期	8.18	IV
高密	LMZ-1	李茂庄	周代	西周	7.65	IV
高密	LMZ-1	李茂庄	龙山文化		2.09	V
高密	LMZ-1	李茂庄	周代	东周	1.59	V
高密	SJT-2	孙家屯	周代	西周	3.1	V
高密	XJDZ-4	徐家鸾庄	周代	西周	2.54	V
高密	XJDZ-4	徐家鸾庄	周代	东周	2.54	V
高密	XJGC-1/XXY-3	夏家沟村	周代	西周	5.61	IV
高密	XJGC-1/XXY-3	夏家沟村	周代	东周	5.61	IV
高密	XXY-3	休息园	龙山文化	早期	1.61	V
高密	YWMC-1	晏王庙村	汉		8.82	IV
高密	ZJDZh-1	邹家鸾庄	周代	西周	1.95	V
高密	ZLSC-1	芝兰三庄	周代	东周	4.2	V
黄岛	BGJ-2	不过涧	汉		5.48	V/VI
黄岛	BSL-1	埠上村	周代	东周	1	V/VI
黄岛	BX-1, 3, 5-6	柏乡	周代	西周、东周	85.32	II
黄岛	BX-1, 5-6	柏乡	汉		147.9	II
黄岛	BX-1, 5-6	柏乡	龙山文化	早、中期	120.7	II
黄岛	BX-4	柏乡	汉		8.85	IV

续附表

行政区	遗址名称	村镇	年代	分期	面积	等级
黄岛	BX-4	柏乡	龙山文化	早、中期	11.69	Ⅲ
黄岛	BX-4	柏乡	周代	东周	1.3	V/VI
黄岛	CT-2	菜疃	龙山文化	早期	4.42	Ⅳ
黄岛	DLZ-2	大涝庄	龙山文化		4	V
黄岛	DLZ-2	大涝庄	周代	东周	1.09	V/VI
黄岛	DTT-2	东台头	龙山文化	早期	1.87	V/VI
黄岛	DZ-1	董庄	汉		7.28	Ⅳ
黄岛	DZ-3	董庄	周代	西周	2.19	V/VI
黄岛	DZB-1	大张八	龙山文化	早、中期	3.45	V/VI
黄岛	HG-2	灰沟	龙山文化	早期	2.3	V/VI
黄岛	HLZ-2	后立柱	汉		8.8	Ⅳ
黄岛	HLZ-2	后立柱	龙山文化	早、中期	8.77	Ⅳ
黄岛	HLZ-2	后立柱	周代	西周、东周	4.51	Ⅳ
黄岛	HLZ-4	后立柱	汉		8.64	Ⅳ
黄岛	HLZ-6	后立柱	汉		9.8	Ⅳ
黄岛	HLZ-6	后立柱	龙山文化	早期	1.22	V/VI
黄岛	HXD-1	河西董	汉		5.48	V/VI
黄岛	KJZ-2	孔家庄	龙山文化	早期	2.42	V/VI
黄岛	KJZ-2	孔家庄	周代	东周	1.49	V/VI
黄岛	LJAL-2	李家阿洛	汉		15.8	Ⅲ
黄岛	LJZh-1	栾家庄	汉		7.16	Ⅳ
黄岛	LZDZ-3	立柱大庄	汉		5.81	V/VI
黄岛	QEG-1	前二沟	龙山文化	早、中期	83.41	Ⅱ
黄岛	QEG-1	前二沟	周代	西周、东周	28.57	Ⅲ
黄岛	QEG-1	前二沟	周代	西周、东周	13.35	Ⅲ
黄岛	TJYC-1/QEG-1	田家窑村	汉		1000.22	I
黄岛	TJYC-2	田家窑村	周代	西周、东周	8.88	Ⅳ
黄岛	TQ-2	塔桥	汉		5.85	V/VI
黄岛	TQ-2	塔桥	周代	西周、东周	3.21	V/VI
黄岛	WJZ-1	王家庄	周代	西周、东周	1.09	V/VI
黄岛	XC-1	徐村	周代	东周	1.67	V/VI
黄岛	XCW-2	小漕汶西村	汉		16.03	Ⅲ
黄岛	XCW-2	小漕汶西村	龙山文化	早期	16.03	Ⅲ
黄岛	XCW-2	小漕汶西村	周代	西周、东周	10.24	Ⅲ
黄岛	XWL-1	小窝洛	龙山文化	早、中期	3.81	V/VI
黄岛	XY-2	向阳	汉		6.4	Ⅳ
黄岛	XY-2	向阳	龙山文化		4.12	Ⅳ
黄岛	XY-3	向阳	汉		7.19	Ⅳ
黄岛	XY-3	向阳	龙山文化	早、中期	6.58	Ⅳ
黄岛	XY-3	向阳	周代	西周、东周	3.16	V/VI
黄岛	XY-3	向阳	岳石文化		3.41	
胶州	BMZC-2-4	白庙子村	汉		5.33	V/VI
胶州	CZ-1	城子	周代	东周	27.69	Ⅲ
胶州	CZ-1	城子	周代	西周	4.09	V/VI

续附表

行政区	遗址名称	村镇	年代	分期	面积	等级
胶州	DDZ-1	大店子	汉		47.05	Ⅱ
胶州	DLH-1	陡岭后	龙山文化	早期	1.36	V/VI
胶州	DWY-2	大王邑	汉		5.23	V/VI
胶州	DWY-6	大王邑	汉		8.36	Ⅳ
胶州	DWY-6	大王邑	龙山文化	早期	1.54	V/VI
胶州	GJZ-1	高家庄	汉		8.78	Ⅳ
胶州	HDHC-1	黄墩后村	汉		7.41	Ⅳ
胶州	HDHC-1	黄墩后村	周代	东周	1.33	V/VI
胶州	HDHC-2	黄墩后村	汉		11.42	Ⅳ
胶州	HJAL-1	黄家阿洛	汉		18.21	Ⅲ
胶州	HJC-1	胡家村	汉		15.68	Ⅲ
胶州	HJZ-1	韩家庄(赵家庄)	汉		13.35	Ⅲ
胶州	HJZ-1	韩家庄(赵家庄)	龙山文化	早、中期	13.35	Ⅲ
胶州	HJZ-1	韩家庄(赵家庄)	周代	西周、东周	11.16	Ⅲ
胶州	HXF-3	河西范	龙山文化	早期	4.66	Ⅳ
胶州	HXF-3	河西范	周代	东周	4.12	V/VI
胶州	HXL-1	河西李	汉		14.12	Ⅲ
胶州	HXL-1	河西李	龙山文化	早、中期	15.55	Ⅲ
胶州	HXL-1	河西李	周代	东周	2.64	V/VI
胶州	JGZC-1	姜戈庄村	汉		5.16	V/VI
胶州	KWZ-1	匡王庄	周代	东周	29	Ⅲ
胶州	LJ-4	鹿家	周代	西周	1	V/VI
胶州	LJA-2	娄敬菴	汉		7.7	Ⅳ
胶州	LJDZ-1	刘家大庄	汉		16.22	Ⅲ
胶州	LJDZ-1	刘家大庄	周代	东周	14.75	Ⅲ
胶州	LJDZ-1	刘家大庄	龙山文化	早、中期	10.27	Ⅳ
胶州	LJDZ-1	刘家大庄	周代	西周	8.41	Ⅳ
胶州	LJT-1	林家屯	周代	西周、东周	2.7	V/VI
胶州	LX-2	良乡	汉		9.05	Ⅳ
胶州	LX-4	良乡	汉		11.35	Ⅳ
胶州	LX-4	良乡	龙山文化	早、中期	7.87	Ⅳ
胶州	LX-5	良乡	汉		7.48	Ⅳ
胶州	LX-5	良乡	周代	东周	1.78	V/VI
胶州	LX-5	良乡	龙山文化		1	V/VI
胶州	LZX1-4	李子行	汉		345.98	Ⅰ
胶州	LZX-2	李子行	龙山文化	早、中期	1.25	V/VI
胶州	LZX-4	李子行	周代	东周	2.08	V/VI
胶州	MJG-1	毛家沟	汉		11.6	Ⅳ
胶州	MJZh-3	苗家庄	汉		7.86	Ⅳ
胶州	PJC-1	彭家村	汉		35.6	Ⅱ
胶州	PJC-1	彭家村	周代	东周	6.51	Ⅳ
胶州	PJC-1	彭家村	周代	西周	1.14	V/VI
胶州	PJG-1	逢家沟	汉		13.54	Ⅲ
胶州	PJG-1	逢家沟	周代	西周、东周	16.97	Ⅲ

续附表

行政区	遗址名称	村镇	年代	分期	面积	等级
胶州	PJG-1	逢家沟	龙山文化		9.99	Ⅳ
胶州	PJG-1	逢家沟	龙山文化		1.35	V/Ⅵ
胶州	PJG-2	逢家沟	周代	东周	2	V/Ⅵ
胶州	PY-2	泊子	汉		7.37	Ⅳ
胶州	SJZ-1	孙家庄(牧马城)	汉		313.13	I
胶州	SLH-1	三里河	汉		196.88	I
胶州	SLH-1	三里河	龙山文化	早、中期	10.24	Ⅳ
胶州	SLH-1	三里河	大汶口文化	晚期	3.08	
胶州	SLH-1	三里河	周代	西周	1.16	V/Ⅵ
胶州	SMZ-2	三妹冢	汉		18.64	Ⅲ
胶州	SMZ-2	三妹冢	龙山文化	早期	6.39	Ⅳ
胶州	SMZ-2	三妹冢	周代	东周	4.13	V/Ⅵ
胶州	SoJZ-2	宋家庄	周代	西周	1.76	V/Ⅵ
胶州	SoJZ-3	宋家庄	汉		12.99	Ⅲ
胶州	SQ-2	寺前	汉		6.02	Ⅳ
胶州	SQ-2	寺前	周代	西周、东周	1.29	V/Ⅵ
胶州	SQ-2	寺前	龙山文化	早期	4.3	Ⅳ
胶州	SQ-3	寺前	龙山文化		1.3	V/Ⅵ
胶州	TJC-4	谭家村	汉		7.9	Ⅳ
胶州	TJC-4	谭家村	龙山文化	早期	1.39	V/Ⅵ
胶州	TJC-4	谭家村	周代	西周、东周	1.39	V/Ⅵ
胶州	XHGA-1	西皇姑菴	汉		21.01	Ⅲ
胶州	XHGA-1	西皇姑菴	龙山文化	早期	13.35	Ⅲ
胶州	XHGA-1	西皇姑菴	周代	西周、东周	4.95	Ⅳ
胶州	XHGA-1	西皇姑菴	岳石文化		2.13	
胶州	XJC-1	肖家村	汉		19.9	Ⅲ
胶州	XJC-1	肖家村	周代	西周、东周	4.52	Ⅳ
胶州	XJC-3	肖家村	龙山文化	早、中期	2.26	V/Ⅵ
胶州	XJC-3	肖家村	周代	西周、东周	2.26	V/Ⅵ
胶州	XJDZ-3	西家大庄	周代	东周	1.1	V/Ⅵ
胶州	XM-1	西门	汉		10	Ⅳ
胶州	XM-6	西门	周代	西周、东周	1.9	V/Ⅵ
胶州	XTJZ-1	小唐家庄	汉		8.2	Ⅳ
胶州	XWY-2	小王邑	汉		24.72	Ⅲ
胶州	XWY-2	小王邑	周代	东周	5.46	Ⅳ
胶州	XZ-4	辛庄	汉		11.7	Ⅳ
胶州	XZ-4	辛庄	周代	东周	3.29	V/Ⅵ
胶州	XZ-4	辛庄	龙山文化		1.74	V/Ⅵ
胶州	XZ-6	辛庄	汉		8.3	Ⅳ
胶州	XZ-6	辛庄	龙山文化	早、中期	3.99	V
胶州	XZ-6	辛庄	周代	西周、东周	2.71	V/Ⅵ
胶州	YJH-5	苑家会	汉		7.31	Ⅳ
胶州	ZJ-1	朱季	汉		5.91	V/Ⅵ
胶州	ZJ-1	朱季	龙山文化	早期	1.29	V/Ⅵ
胶州	ZJXZ-3	赵家小庄村	汉		5	V/Ⅵ

说明：表中所列遗址限于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者。

附表二 胶州地区聚落与人口统计表

时期	亚区	聚落数量	人口低值 (67人/万平米)	人口高值 (80人/万平米)	人口中值 (73.5人/万平米)	年均人口 增长率
大汶口 文化晚期	GX	1	25	28	27	不详
	SJZ	1	41	45	43	不详
	WT	1	12	13	13	不详
	LZX	1	228	246	237	不详
	总计	4	307	332	319	不详
龙山文化 早期	GX	7	4303	4650	4476	1.03%
	SJZ	21	18408	19896	19152	1.23%
	WT	11	10570	11424	10997	1.36%
	LZX	14	2649	2863	2756	0.49%
	总计	53	35930	38833	37382	0.96%
龙山文化 中期	GX	6	1619	1750	1685	-0.2%
	SJZ	10	7832	8465	8149	-0.17%
	WT	7	2910	3145	3028	-0.26%
	LZX	6	1382	1493	1437	-0.13%
	总计	29	13743	14854	14298	-0.19%
西周时期	GX	22	17365	18768	18067	0.48%
	SJZ	25	3582	3871	3727	-0.16%
	WT	8	4459	4819	4639	0.09%
	LZX	21	2031	2195	2113	0.08%
	总计	76	27437	29654	28545	0.14%
东周时期	GX	21	40160	43405	41782	0.17%
	SJZ	39	13201	14268	13734	0.26%
	WT	29	4777	5163	4970	0.01%
	LZX	36	7065	7635	7350	0.25%
	总计	125	65202	70470	67836	0.17%
秦汉时期	GX	67	162544	175677	169111	0.28%
	SJZ	241	72472	78327	75399	0.34%
	WT	100	85314	92207	88760	0.58%
	LZX	227	74952	81008	77980	0.47%
	总计	653	395283	427218	411250	0.36%

(责任编辑 黄卫东)